

第二輯

稿類士

荟譚士

近代稗海

樣初署



近代稗海

荣章 孟伯 源锋 主 编

第 二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汇海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曹钧侯
封面题字：赵朴初

近代稗海 第二辑

荣孟源 主编
章伯锋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17 插页 6 字数379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30册

书号：11118·156 (精装) 定价：5.76元

近代稗海序

《近代稗海》是中国近代稗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编辑室的成员，应先说一说编辑这部书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史学会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报刊和资料，其他机关、团体、学校也编印了各种专题史料，成绩是很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陆续刊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史料，有著作稿本、罕见书报和档案、函电、日记等等，期刊外并出专刊，一面保存、流传孤本，一面作为已刊的资料之补充。惟期刊篇幅有限，专刊虽不拘限篇幅却限于专题。历史科学要求详细地占有资料，而孤本秘籍也需早日印行流传，以供各方面利用。因此，编辑《近代稗海》。

稗史的名称来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时所谓小说，并非近代文艺作品中的小说。据如淳说：“街谈巷议，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说：“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矣。”《隋书·经籍志》把《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七十多部史籍，编为别史类。这些书是作者“各记闻见，以备遗忘。”“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正也。”“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总观史部丛书有：小史、逸史、别

史、野史、杂史、稗史许多名称，目录学家早已慨叹这些史书名称难分，相互重复。我们也就不必再详分，今仿明商濬《稗海》前例，收集原始文献和私家著述，编为史料丛书，就叫做《近代稗海》。

历史科学工作，“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选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可称十分丰富；只是编印成册广泛流传者并不算太多。大量的档案、报刊、图书等等编印或重印，各有主管机关进行。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力量有限，不能承担较大的工作，只是选辑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史等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以供史学工作者之参考。从内容来说，它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有用材料，尽管零碎不全，可是它足为已刊的专题史料的补充，使某一专题材料更为完备。

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每一次对外战争和革命运动都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以前讲中国近代史主要是讲民主主义革命史，根据当时条件是有道理的，今天还是需要讲革命史。革命史不象通史那样贯通百多年的历史变化，横通各方面的变化，所涉及的范围较窄。今后研究通史和深入研究革命史都需要补充：各种制度的变化，各种事件的具体情况和过去所不曾接触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并补充各外国侵略者之间，国内反动统治者之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买办阶级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资料。《近代稗海》正是为了这些补充史料而编辑。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

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历史科学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研究历史和编辑史料。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革命史还没有研究好，不要研究反动统治；军阀就是军阀，无可研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者言行不堪，不能传播；前人说话和我们不同，不能印行；引用反革命统治者的材料，立场有问题。这些话使人害怕，却不能使人心服。不研究反动统治，怎么能说清革命的起因、任务、动力和路线是否正确。不研究各个军阀的特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能理解“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不揭露反革命阶级的残忍、贪婪、荒淫、卑鄙等具体事实，怎能说明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和蒋家王朝的语言各有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情革命者语言各有不同，如果要求他们语言相同，岂不是取消了历史。不要反革命统治者的文献，又怎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只突出革命者如何活动，不谈反革命如何活动，这样的革命史绝不能说清楚问题，更说不到把革命史研究好。因此，我们还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近代稗海》广泛收集近代通史和革命史的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史料，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问题的资料，有党史研究机关来承担，这里一概不收，也须事前申明。

史料既要十分丰富，还要合于实际。“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实事求是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记载，和军事家制定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方法相同，“将侦察得

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史料工作依据这个原则要做三件事：一鉴别史料的真伪，二考订记事的虚实，三校勘文字的舛误。《近代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力求多收版本会校，以所能找到者为准。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还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是提供资料。

《近代稗海》酝酿多年，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才得以实现。资料来源和整理工作多靠各地收藏机关和关心历史科学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今乘出版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谨向帮助和关心本书出版的单位和同志们致谢，并请读者指教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荣 孟 源

1982年12月9日

编辑凡例

一、选辑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

二、所选资料作为已刊行的各种专题史料的补充；向前可追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白莲教农民起义；向后可述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土地革命；中间补述一些过去很少触及的宗教、会道门和各种历史事件或各种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等等。

三、收集资料以原始文献和属于稗史著作为主，内容大致为：一是原件稿本、抄本和孤本；二是罕见的印本；三是除几处大图书馆外一般难找的刊本。凡空论文章，低级趣味的琐谈，太大部头的书，均不收。至于建国三十多年间已刊行的资料，亦不再收入。

四、编辑资料有删节或选录，但所选部分不作内容或文字上的改动，以存其真。编辑时以一种或数种内容相近者为一辑。每辑约四十至五十万字。每种资料之前，编者就所知加以按语或说明，指出材料来源、版本、内容要点、作者情况以及应注意之处。

五、资料中编者略加简注：一纪事异同，二文字有特殊含义者，三技术性校注。至于一般知识性的解释、阴阳历对照、人人皆知的故实和尚待考订的问题等等，均不注。

六、认真校勘。凡发现明显错误者，可以径行改正；其有可疑者则保存原文用符号标明或校注。校勘符号是：残缺字以□代替；错字、别字、颠倒、衍文均在正文后加〔 〕号，拟改字以注说明；佚文增补，外加【 】号。

七、原书无分段和标点者，编者加以分段和标点，力求简明。

八、原书中之公文、函札等格式，除少数保存其原来行款外，一般都用今天通行文章格式，取消抬头、空格等。

九、文字凡能用简体者均改简体；因用简体可能引起误会者则仍用繁体。

十、原书或稿本中，有“发匪”、“拳匪”、“胡清”、“满清”、“贼”、“逆”……之类称谓，为了说明原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均未作更改，特此申明。



一 士 类 稿

徐 一 士

说 明

徐一士名仁钰，顺天宛平人，祖籍江苏宜兴，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以写作为生。其伯父徐致靖曾参与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监禁，庚子后赦免。一士少年从父读书，自所谓“正统书”经史子集，至所谓“闲书”小说之类，不拘一格，时聆宣讲。其三兄徐和甫，四兄徐凌霄都有文名。所以本书作者自称：“学业得力于父兄教诲者为多。”“吾四兄及余之致力研究掌故，实吾三兄导其先路，得其指示启发之力甚多，而余实受教于三四两兄也。”《一士类稿》于1944年11月在上海古今出版社初版。本书所记以清末掌故为主，共二十四篇。1937年前共十九篇，多发表于《逸经》、《国闻周报》等杂志。文中歌颂“盛清”，其中部分文章发表于日伪刊物，作者思想可知。但因其熟悉掌故，所记故事，或为亲身见闻，或为转录孤本，或杂录各种记载而予以考证比较，对于研究历史颇有可取之处，故整理付印以供参考。

本书初版，印刷舛误很多，其中不能卒读，找原引书校勘者，只注明据何书校；其未校原引书或无从寻找原书者，均按本书编例校勘。

本书有序四通，各序均照原样付印，以利于读者了解本书作者及其写作出版情况。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the ... of ...

一士类稿目次

瞿序·····	(7)
孙序·····	(23)
谢序·····	(24)
自序·····	(27)
王闾运与《湘军志》····· (33)	王闾运与肃顺····· (52)
湘绮楼之今昔····· (60)	李慈铭与王闾运····· (64)
李慈铭与周祖培····· (69)	谈章炳麟····· (73)
章炳麟被羈北京轶事····· (80)	太炎琐话····· (94)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101)	左宗棠与梁启超····· (121)
谈柯劭忞····· (129)	谈陈三立····· (140)
谈廖树衡····· (145)	谈隆观易····· (163)
谈吴士鉴····· (167)	谈陈夔龙····· (173)
谈段祺瑞····· (188)	谈徐树铮····· (192)
谈孙传芳····· (196)	谈胡雪岩····· (200)
壬午两名医····· (221)	吴汝纶论医····· (232)
杭州旗营掌故····· (237)	闾人掘藏事述····· (264)

瞿 序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历年撰述抽编一部《一士类稿》，要我作一篇序，这是极荣幸而且极有意义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谓掌故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当先加以讨论。我以为中国正史与杂史的分途自宋始。我们读《史记》、《汉书》，觉得史家叙述一个重要人物，每从一二节上描写，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即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的发生、前后经过，著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于心。例如《史记》写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酈食其的话是有理由的，而张良的话举不出理由。但看他入见高祖时的偶然事态，以及仓卒间借箸代筹的神情，挽回千钧一发的局势，就在他临机应变的几句话，可知当时彼此间的微妙心理。这样关系千古治乱的大事，就是这样诙谐似的被决定了。所以不但高祖与张良两个人的个性暴露无遗，而且可以将当时主张恢复封建与主张沿袭秦制的两派人心事和盘托出。司马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于这些地方。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笔之人多少有一点公务的史职在身，而后代的文网较为苛密，加之私家的传说太多，不是公认的话不敢说，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据。因此虽然极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象《史记》那样活泼泼地了。不过唐以

前的史家，虽或不能尽情发挥，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例如陈寿《三国志》记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一事，在本纪里面一字不提，而但载太后令及大将军上言，便是明明告诉后人，这两篇文章是一种掩饰之词，更足见高贵乡公之为冤死。所以照这样看来，后世史家所依据之官式史料，竟多难于置信，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难于置信。若是并完全史料而无之，则更不用说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细心体会，又有谁知道呢。

有许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亲眼看得到的，这种史料，不知埋没掉多少而成为千余年的煨烬尘土了。《文选》载陆机《吊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据其所采用者而观之，则当时史臣所收录者不但是一篇口传的令，而且将弥留顾命时的情形也都记了下来。甚至关于遗令的事后情形，也都有一贯的记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当其大渐时的言语，必不暇自己动笔作书，而必是尽职的侍臣，据实笔录，以供他日参考。而所说的话，又不是都可以公开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于秘阁，而成为一种秘密文献。这一段记载，显示曹操的真性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状态之一斑，较之任何纪载更有价值。而陈寿作《三国志》时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检阅到这件档案呢，还是认为无关于政治而略去不载。总而言之，不能不说史家对于史料之去取，虽良史不免有失当的地方。

正史杂史之分途，也可以说就从《三国志》启其端。《三国志》固以文笔严洁见长，而叙写事实亦不免有简略之失，为后世官修史书之徒，以勾勒轮廓为尽职的开一先路。至于杂史之多，也就起于三国。因为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处的纪载不同。有本